





論語疑辨五

陽貨

京師森木久明耀



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非習之所能移者也

承上章而言

辨曰此亦一時之言言人性之不可移者矣
非承上章而言類上章而記之者也上章凡
人性之恒者孟子所謂人性之善也猶水之

論語疑辨卷五

就下是也此章以下愚之不移比於上知之
 不移也下愚者孟子所謂無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非人者也下愚習其惡而不移於
 善上知習其善而不移於惡上知在性相近
 之中矣下愚不在性相近而非人者也性相
 近者何為不能移於善厭之
 疑為東周聖人於天下也無不可有為之時故
 以興周道於東方也

辨曰孔子之作春秋也惡弑逆僭竊也雖周
 王之微弱王命不行未若戰國之衰微而不
 可復焉其為之不至於文武成康之隆不止
 不可敢為東周之微弱也為繼周而王者非
 也又魯在周之東使魯行周道斯周道東也
 然則可記為周東而不可記為東周焉曰如
 有用我者其言所指況不可決于東者也如
 有用夫子者周道行于其邦斯為東周之政

以至於文武成康之盛也故解云東周謂平
王東遷都于洛邑之周

疑可以觀因詩美刺之得失以考見我得失

辨曰觀觀物之觀以為觀學詩者之容貌之

美知詩美刺之得失之益也

疑患得之何氏曰謂患不能得之此脫不字乎

辨曰與患失之之患少異患失之之患疾或

失之也患得之之患為私欲忍其脅肩諂笑

病于夏畦之勞苦也此以君子之心見鄙夫

之情矣不可加不字以見之

疑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直徑行自

遂詐則挾私妄作

辨曰不由義而徑行妄作也自遂其情挾私

也然則何以分別古今之變哉如由義則不

可為疾以直為徑行自遂者可也詐非不知

而妄作者知不誠而強作者也故解云直謂

隨情妄作詐謂為私欲忍而不耻其不耻者復不愚乎

疑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在言語之科故以言語觀聖人以疑問之

辨曰孔門諸子之尊敬聖人也其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聞其言欲無言之一言

未達夫子警學者貴言語而不知尚其德之意獨子貢悲之乎顏子子騫之徒猶然與又

何不疑問之哉

疑果敢而窒謂愚而好自用率然果敢妄作而往往窒塞而不通

辨曰孔子不為已甚者也何惡率然妄作而往往窒塞之非強而為不善者哉仁者已欲

達而達人果敢而窒者拒人而達已故聖人惡之解云果敢以先於人而使入之功窒塞而不達

疑微以為知微伺察也伺察人之事實自以為能知人情偽之驕也
 辨曰凡分辨人情偽不可不伺察焉若不伺察以為知人情偽聖人不為也何以惡哉故以為微掠也掠取人之善言善行以為已知之所為也此惡穿踰以為已有也

微子

疑楚狂接輿接姓輿名莊子云接子之漢接所

故集註云接輿楚人

辨曰楚狂深隱藏匿其歌以鳳比孔子諷其周流天下如不向於夫子之輿歌焉得知諷夫子見夫子下趨而辟之亦不親夫子者也其姓名不傳故記接夫子之輿歌以杖荷蓀荷蕢而過之類自此以下三章蓋本原思之所輯錄於憲問篇編下論者采而輯之叙夫子之去就作者七人之一人非姓名明矣

疑長沮桀溺漢張良雖擊始皇改姓為長當時
有長姓故良變之漢有襄城侯桀龍夫子之
時亦必有此二姓記云長沮桀溺又長沮曰
又桀溺曰是以姓名記之與
辨曰隱者必不以姓名自見又二人津尚不
告何為其得姓名唯以事與物名耳憲問篇
所謂作者七人之二人或長沮曰或桀溺曰
斯晨門曰之類其七人未有記姓名者久明

故集註云接輿楚人
辨曰楚狂深隱藏匿其歌以鳳比孔子諷其
周流天下如不向於夫子之輿歌焉得知諷
夫子見夫子下趨而辟之亦不親夫子者也
其姓名不傳故記接輿夫子之輿歌以杖荷蓀
荷蕢而過之類自此以下三章蓋本原思之
所輯錄於憲問篇編下論者采而輯之叙夫
子之去就作者七人之一人非姓名明矣

疑長沮桀溺漢張良錐擊始皇改姓為長當時
有長姓故良變之漢有襄城侯桀龍夫子之
時亦必有此二姓記云長沮桀溺又長沮曰
又桀溺曰是以姓名記之與
辨曰隱者必不以姓名自見又二人津尚不
告何為其得姓名唯以事與物名耳憲問篇
所謂作者七人之二人或長沮曰或桀溺曰
斯晨門曰之類其七人未有記姓名者久明

以為長謂於是日止耕而不復沮止也以桀
溺之耨而不輟知之桀與桀同激也桀溺謂
止耕而激溺於水中以洗手足長沮桀溺耦
而耕時終耕故記沮桀溺復耨故記長其
人先記長沮故其一人記桀溺
疑以杖荷蓀蓀竹器蒙引云蓋籃也
辨曰蓀說文云芸田器亦作蓀蓀詳校篇海
云草器名六書正譌俗作蓀久明以為其文

從艸蓋盛芸草草器也

疑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文人蓋知從孔子游者
乃直辭以責子路曰汝於四體不勤勞農業
於五穀不分辨稻黍稷麥菽何虛從師遠遊
哉知從孔子遊者故止子路宿見其二子其
待之甚懇

辨曰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為責從師遠遊
之言以孰為夫子為責其率爾之言則上下

之文支離焉乍遇而責其不事農業也急亦
所以我不取也以為文人自謂其昏愚以詰
子路之率爾言夫子也言我於四體不勤勞
於五穀不分辨其愚孰為夫子欲示實非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者故植其杖而芸以詰子
路之率爾言夫子明矣
疑子路拱而立此子路聞文人之言以知隱者
而敬之也

辨曰子路孔子之徒何必知隱者敬之乎子
見南子子路不說公山弗擾召子路不說曰
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佛肸召子路
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在陳絕
糧從者病莫能與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
乎子路勇者尊夫子厚矣何感責四體不動
五穀不分而從師遠遊之言而敬之乎子路
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蓋以子路之心見之文人責子路已如此慢
夫子亦如此則惡而避之者豈拱而立宿而
見其二子乎是子路向文人謝言夫子之過
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之謂
與

疑逸民逸遺逸民無位之稱謂隱遯直其行
辨曰伯夷周之老也一辟紂居北海之濱以
此為逸而無位者太公如之何其不記柳下

言言卷之五
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不可言遺逸而無位者焉。古註云：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此說勝矣。民謂士農工商。

疑謂柳下惠少連，謂虞仲夷逸，非與之言而稱其人曰謂子謂子賤，子謂仲弓之類。辨曰：上已置子曰二字，何更加謂字哉？又二節已置謂字，何伯夷叔齊之上不置謂字哉？是二謂字與子謂子賤謂仲弓之謂字，其義

同而其用異。彼記者記夫子稱其人也。此夫子自言稱其人也。解云：推稱其人事也。

疑周公謂魯公曰：一章見君子待人忠厚之意。周有八士，一章國語云：晉胥臣曰：文王詢於八虞及武王克商，命伯達遷九鼎于洛邑，命伯适散鹿臺之財，汲冢周書云：乃命南宮忽振鹿台之粟，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尚書所謂南宮适，春秋繁露云：一母四乳而生八

子也又以伯仲叔季各二人列故八士乃南宮氏文王時為虞官八士只統一家周室人才其多可知又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國之興廢由人才故此篇之始末記之辨曰此篇記聖賢之出處若末章為二章則唯周公謂魯公曰章非聖賢之出處也周有八士章亦前後不穩怪異之說不知而可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八士焉為寡又孔子

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周公訓戒魯公之四言皆選用人才之事故以周為成康之時以有八士為選用之效以為一章則此章賢人之仕而與前九章相類故今合為一章凡十章

子張

疑致遠恐泥遠指天下萬世言小道有可觀者而其為小也致天下萬世之遠則不能通不

如大道之無所不至盛矣

辨曰恐字不在致字上而在泥字上則所以君子不為者微矣以為遠疏遠也謂非人倫日用之先務此章當與攻乎異端章參看言致疏遠於人倫之小道恐有泥於支離多端卒不能達之害是以君子不為小道也然而此篇固曾子門人所輯錄孔門諸子交朋友之信而編下論者以叙於篇者也其首章第

同而其用異彼記者記夫子稱其人也此夫子自言稱其人也解云推稱其人事也

疑周公謂魯公曰一章見君子待人忠厚之意周有八士一章國語云晉胥臣曰文王詢於八虞及武王克商命伯達遷九鼎于洛邑命伯适散鹿臺之財汲冢周書云乃命南宮忽振鹿台之粟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尚書所謂南宮适春秋繁露云一母四乳而生八

子也又以伯仲叔季各二人列故八士乃南
 宮氏文王時為虞官八士只統一家周室人
 才其多可知又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
 熾國之興廢由人才故此篇之始末記之
 辨曰此篇記聖賢之出處若末章為二章則
 唯周公謂魯公曰章非聖賢之出處也周有
 八士章亦前後不穩怪異之說不知而可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八士焉為寡又孔子

於問思矣

疑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飾也非不知其過自欺
 脩飾之欺人為不過

辨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其欺人為不過無
 羞惡之心者也其惡人斥言其過而自欺羞
 惡之心也雖小人不能無此心故解云文文
 采也言必厭然揜其不善以文采之美文采
 之美謂詐為善其詐不過在其中矣

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小德猶言
大節小節大節謂三綱五常小節威儀文辭
食息起居之類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
吳氏曰不能無弊

辨曰以小德為威儀文辭食息起居之細行
故吳氏以為有弊威儀文辭食息起居非當
以德稱者也中庸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
德也周禮云知仁聖義忠和為六德小德信

果直勇之類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
果唯義之所在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又曰父為子隱子為
父隱直在其中矣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
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
也久明以為皆以仁義斷也親別序信出入
可也以為小德故解云大德仁義禮智也
疑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謂君子之道無先其末

而後其本之定法故以孰為何直辨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誨人之術自有先後不可無定法焉朱氏以倦為誨人不倦之倦倦猶疲也故以孰為何以孰為何故言教無定法以泥於倦一字也從集註則徒以譬言而未見本文隨學者所至之淺深而教之辭量其淺深問其生熟而教何為其無誨人定

法故解云孰誰也倦懈也言不能私人之資質之敏魯先後其教誨疑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已器之分量也不知他人之賢者猶自強可踰仲尼人無得而踰而及毀仲尼斯不知己之量可踰否者也戒不知己之量者不能知人之量也不能知人之量則不可以毀譽人也辨曰為子貢見武叔不自知其分量則其言

甚矣叔孫武叔大夫也子貢之言不如是之甚也此一句與上章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同意言多我見武叔其不知揣量聖賢之德故毀仲尼亦宜矣欲自耻其毀

堯曰

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泰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以雖有周親四字應受有億

兆夷人二句故孔氏曰周至也然而自雖有周親以下十六字出於泰誓集註以為一節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故自所重以下六字亦以為一節朱氏曰周有大賚以下述武王事或舉其辭或述其事句句合以見周政也

辨曰古文尚書宋明諸儒疑非真古文而漢儒偽作實有其言矣書中或依經傳之語或

竊經傳之字句者多矣泰誓武成二書古文尚書而雖有周親以下十六字所重以下六字竊於此經中以文飾之者也舊說以為記論語者舉泰誓武成之辭加述其事實合以見周政是以句句支離前後不為文章者也久明以為自周有大賚以下至食喪祭乃一時之言武王誓諸侯之辭蓋真泰誓之辭也故自周有大賚至不如仁人以為一節以二

周字為武王有天下之號與其從以周為至之證希也寧從二字相證二句相應之正此周武王之言而既言周有大賚復言有周親斯二字相證者也雖有吾周室之親不如百家之仁人斯二句相應者也舊說以為武成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故以散財發粟為大賚又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也故以善人是富為其財粟賚於善人

獨善人爲富焉是以與雖有周親二句支離
焉久明以爲詩序所謂賚所以錫予善人也
是解賚一詩也非註賚一字者也故註賚字
云賚予也耀解云富猶多也親九族也以善
人是富爲大賚以雖有周親二句爲所以爲
大賚也此中庸九經以尊賢先於親親者也
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成云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往自雖有周親以下十六字皆出於泰誓武
王將伐紂誓其師之辭也故上一句言伐商
必勝之理下一句言予當伐商而不可已之
勢是以爲一節過猶責也言百姓有責當伐
商在予一人斯天之視聽不可以辭伐商
辨曰舊說從泰誓之偽作又武王之聖奚假
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之言以伐商乎故久明
裁不如仁人以上以繼於上斷百姓有過以

下以加於下至歸心焉以為一節解云過罪
愆也以四方之政行焉天下之民歸心焉二
句見民心之正直非固有其過矣以權量法
度廢官滅國絕世逸民見民之過在予政之
懈與不懈

疑所重民食喪祭民武成云重民五教是也

辨曰君於民之道何為不民聖人之仁厚於
責已薄於責人何為重民五教孟子曰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正其身而天下歸之子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曾

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祭非責民喪

祭而武王自責其喪祭明矣民之食苟可重

矣自食非可以重者故加民字以分別於周

喪祭者也

疑寬則得衆一節朱氏曰此於武王之事無所

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子曰居上不寬吾

何以觀之哉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是以知帝王之道也

辨曰此語第十七篇孔子對子張之辭故解
云寬字上當有子曰恭則不侮六字公當作
惠恭則不侮即威而不猛也寬即泰而不驕
也得衆斯其驗也信則民任焉即勞而不怨
也敏則有功欲仁而得仁之驗也不貪以有
功也故曰又焉不願外之辭也欲仁而得仁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是也敏
則有功文王之敏經之營之庶民攻之故不
曰成之是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敏之至
矣成功已然則何貪之有惠而不費言惠民
之道也說斯其驗也公當作惠之一也又為
孔子之言明矣是鄉黨篇重出入大廟每事
問之類記者承上君於民之道起下五美四
惡之章者也是以別為一章此言與五美其

次序不同者非一時之言也

疑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視猶責也凡造為事先不告戒而時卒然責其成功是急遽無漸也出令延緩於前以刻期於後使其民誤而刑之是賊害人也

不教而殺為甚視成故次之慢令又次之三者急迫而剛惡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比三惡似輕而吝不可也與人也吝則吝之甚者悠緩而柔

惡也殺視成致期不可也不教不戒慢令則其甚者故類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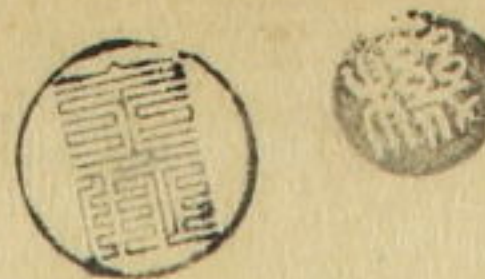
辨曰殺為甚視成固次之慢令致期使其民誤以刑之比不教似輕而遂刑戮之則以挺與刃之異耳焉次於視成集註泥不教與不戒不相分又泥以賊字為惡而有司本非惡故以暴為卒遽無漸以賊為切害曰比上三惡似輕久明以為暴侵也殺謂其罪當殺而

殺雖其殺當其罪出於已不教之罪而逆殺
 人故謂之虐視成謂視成就其不善而不告
 戒雖其罪未至刑戮侵其人而不戒故謂之
 暴比虐為輕此四惡者皆出於為政者之怠
 慢然責其事功豈得不告戒乎若既令而不
 告戒其期卒然視其成功則與慢令致期何
 以別乎所以久明之為暴虐一事而有輕重
 也教戒斯互文耳久明以為賊盜賊也慢令

致期於民之不意故謂之賊是厚於責人也
 與人也各非從政予奪之權在我者之事有
 司為主守財之職故謂之有司是薄於責已
 也虐暴以輕重分賊有司以責人責已連則
 其次自正而無前後重覆之紊亂
 疑猶之與人也猶之猶言均之也計較當賞否
 而為賞當其功也

辨曰未有以均解猶字者又猜嫌疑慮之註

自與出納之各相應猶譬各啻之人氣質出納形容各啻之事也



其大旨五而無有者重其人之氣質
少其暴以野直公規亦自以
同為主守之規如人之不
與人各其於文章之氣質
文其亦男之不意如

